

農曆五月十八日，相傳為哪吒蓮花成道之日，是為哪吒正誕。由於哪吒以孩童之身得道，民間常奉其為保佑孩童平安之神。哪吒信俗起源於中原，廣泛傳播於港澳台及東南亞地區，以驅邪鎮煞、護境安民為核心，後逐漸延伸為至勇至孝的人倫道德。

澳門哪吒信俗於二〇一四年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在農曆五月十八日前後舉行一系列儀式，開印、建醮祈福、哪吒太子出巡、飄色巡遊；今年更恢復了搶花炮。盆菜宴和酬神娛人的神功戲是大三巴哪吒廟的保留節目，以「見人、見物、見生活」的方式融入社群。

澳門哪吒信俗的獨特，還在於澳門有兩處哪吒廟，分別位於柿山及大三巴（牌坊）側，都是哪吒信俗的主要活動場所。今年的哪吒誕，當地報紙把兩個廟宇的活動並列報道：「柿山哪吒聖尊出巡今舉行」「大三巴哪吒誕飄色巡遊熱鬧」。細心讀者當發現，「吒」與「吒」一字兩寫——不是我筆誤，當天報紙的新聞標題確實出現了兩種寫法。

央視新聞曾經在報道電影《哪吒2》時，字幕中的「哪吒」寫法被網民視為錯別字。後經解讀，「哪吒」本為外來詞，古書中有多種寫法，「吒」同時為「咤」的異體字。更因這位英雄少年並非中國土生土長，與「如來」「菩薩」「菩提」「阿彌陀佛」等詞一樣，是隨佛教東傳來到中國。

這樣一來，這個少年名字，似乎怎麼寫都行——畢竟這世上再沒有第二個如他一般的神了。不過，我們先把名字的事放一放，說說這位少年神。以下提及他的名字，我一律寫作

「咤」，個中緣由，留待後面再作說明。

我是看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製作的動畫片《哪吒鬧海》長大的。至今一說起哪吒，腦海出現的便是動畫片裏手持火尖槍、身纏混天綾、斜撐乾坤圈、腳踏風火輪的少年形象。我們喜愛哪吒，因為他敢於挑戰權威，鬧得翻江倒海，偏偏又令人喜愛——他不是一本正經的乖小孩，一個「鬧」字的背後有滿滿的正義感，讓我們這一代從小被要求乖、被要求聽話的人深深羨慕。

哪吒的形象早已滲透日常。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流行過「呼拉圈」。當年祖母見我玩「呼拉圈」，擔心那東西一下下地撞在腰腹，會影響腸道。對這份擔心，我總是嗤之以鼻。祖母就跟我身後抱怨：「你以為你是哪吒啊，整天玩圈兒……」祖母不識字，但她知道哪吒。

澳門的哪吒信俗有淵源、有故事。澳門柿山哪吒古廟已有三百多年歷史。相傳柿山一帶的村童與一名常出入此間的陌生孩童玩耍。孩童穿紅肚兜，梳丫髻。柿山顧名思義，地處山坡，坡路陡峭，至今地形如是，但當年在這裏玩耍的孩童卻從未發生過意外。一天，肚兜丫髻孩童與村童道別，村民們目睹他腳踏風火輪離去，認為這是哪吒太子顯聖，於是在哪吒站立過的石頭上修建廟宇進行供奉。那塊石頭被稱為「顯聖石」。

十九世紀末澳門發生過一場瘟疫，唯獨柿山一帶不受影響，「大三巴」附近的茨林園居民認為，此乃哪吒在柿山顯靈庇佑之故。一八八八年，茨林園居民在大三巴（原為聖保祿教堂，曾於一八三五年遭遇第三次大火）旁建起一座哪吒廟，距該教堂建築焚毀已逾五十年。

一八九八年，那邊廂柿山哪吒廟由信徒們捐資重修，在神龕外加建風雨亭，正式定名柿山「哪吒古廟」。

我一直喜歡大三巴哪吒廟門口的對聯，彷彿就是哪吒聖尊現身說法：

「何者是前身漫向太虛尋故我
吾神原直道敢生多事惑斯民」

小小哪吒廟與殘存的大三巴教堂前壁安然比鄰的獨特風景為人津津樂道，成了澳門的文化符號。它們一中一西，一平實一巍峨，壁影斜陽，相映成趣。小小哪吒廟，實有其歷史因緣：如果沒有一七六二年葡萄牙國王派軍隊來澳門取締耶穌會、關閉聖保祿學院，這座建築就不會被改為軍營用途又在一八三五年遭遇大火，成為遺世獨立的大三巴牌坊，而它的旁邊也斷不會在數十年後興建起一座哪吒廟。兩座建築如今比鄰而立，成為文明交匯的象徵，然而當年它們並未真正「看見」彼此——一場王室政令、一場大火，才在無意間為這段跨文化的對話留下了空間。

如今，護境安民的哪吒廟香火鼎盛；大三巴牌坊前遊人如織，聚於此地，聆聽一座建築的前世今生，便是在聆聽澳門的故事。

至於寫作「哪吒」還是「哪吒」，我曾請教澳門哪吒信俗傳承人葉達先

生。葉先生自幼參與哪吒賀誕飄色巡遊，曾是在巡遊中被眾人托舉、扮演哪吒的孩童，此後多年來致力弘揚哪吒信俗文化。對我的問題，葉先生言簡意賅：哪吒被封為中壇元帥，有官階，因此有個相應的官帽；「吒」字的寶蓋頭象徵官帽，故「哪吒」才是正確寫法。

「中壇元帥」是哪吒在道教神系中的正式神位封號；「三太子」「太子爺」則是民間對哪吒的親切尊稱，因其為托塔天王李靖的第三子。哪吒在不同地域的信仰傳統中，形象各有差異，或三頭六臂，或三頭八臂，尊稱亦因地而異。我曾在台北機場看到售賣的鳳梨酥，包裝盒上印有以鳳梨為造型元素的哪吒形象。年輕的售貨員見我駐足，向我熱情推銷。我指着包裝盒問道：「這是哪吒嗎？」她笑着回答：「不是喔，這是我們的三太子耶！」



▲遊客在澳門大三巴哪吒廟外拍攝。

新華社

足球與龍舟



客居人語
姚 船

賽龍舟與踢足球，是毫不相干的兩碼事，十竿子也打不到邊。

不過，因為今年多倫多國際龍舟節有一百多支國內外隊伍參加，盛況空前，引發不同族裔民眾關注。身為華裔，當然為這項備受讚賞的中華優秀文化傳統觸動，尤其在電視新聞中看到香港乃至大灣區及其他地方的熱鬧龍舟賽事，更讓人心潮澎湃，腦海中不時有龍舟奪標的場景閃現。

剛好緊接着世界盃拉開序幕。今年的世界盃由美加墨三國共同主辦，其中六場比賽在多倫多舉行，溫哥華也有七場賽事。加拿大在分組賽中成績不俗，取得多項零的突破：在參與世界盃賽事中第一次贏波獲勝，第一次在小組賽出線，更在淘汰賽中勝出，晉身十六強。足球熱一下子席捲加拿大全國。作為加國一分子，也為之感到鼓舞，胸中彷彿也有一個足球在滾動。

龍舟、足球；足球、龍舟，不自覺在我心中連在一起。龍舟在水中破浪，足球在綠茵場上飛奔，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參與者都懷着極大信心和堅強意志，竭盡全力去達到目標：衝線或攻破大門。

而且，這兩種運動不單講究個人技能和戰略戰術，也着重集體配合。個人技術再好，獨木不成林，沒有大家的相互合作，將很難取得最後勝利。在龍舟賽和足球賽現場，千萬人齊聲吶喊歡呼的聲浪真可用排山倒海來形容，觀眾的投入和緊張程度在其他賽事中是罕見的。

多年前，我們一家子到多倫多中央島觀看龍舟賽事。在加國長大的兒子問

我，你以前在中國划過龍舟嗎？我說沒有，但去過鄉下看龍舟賽。龍舟破浪前行，衝線奪標的情景深深印在我腦海中。他又問，這裏的龍舟賽跟那裏一樣嗎？我回道，意境相同，都是力爭上游，去爭取勝利。但也有區別，這裏是外國，有不同膚色的人參加，說明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賽龍舟已經走出海外，被更多人認識和讚賞。

兒子知道我青少年時代在國內喜歡踢足球，在本屆世界盃開鑼前，便傳來分組賽日程表，以便我在電視上觀看。他在電話中無意問了一句，為什麼四十八支隊伍中沒有中國隊？我陷入沉思。是啊，中國已經從體育大國邁向體育強國，在各項國際體育比賽中，中國運動員站上領獎台，早已司空見慣，令海外華人倍感驕傲和自豪。唯獨足球，至今仍難進世界盃的大門。

在世界盃這段日子，多倫多民眾都在談論足球。如果碰上在多倫多開賽，來自四面八方的球迷，穿着該國球隊的球衣，不單在看台上為自己的球隊吶喊助威，更在入場前在約定的公園集合，然後浩浩蕩蕩歡呼着遊行至大球場，氣勢先聲奪人。

比賽會有輸贏，難以成敗論英雄。但弱隊連番勝出，會令人刮目相看。只有五十多萬人口、與中國友好的西非島國佛得角，以強悍黑馬姿態，闖入淘汰賽，贏得世人掌聲。該國足協副主席說，足球發展必須走可持續路線，根基放在青少年梯隊和本土青訓上。這可給不少國家作為借鑒。

世界盃會落幕，但中國的足球運動員沒有放棄，正在艱難的道路上努力奮鬥。四年後的夏天，萬千海外華人期盼，在又一屆世界盃綠茵場上，能夠為中國健兒歡呼喝彩！

我又想起賽龍舟……



英倫漫話
江 恆

在英國海濱城市的海岸線上，常能見到一些簡易度假屋，這些不起眼的小房子，折射了英國人對儀式感的痴迷。

說起海濱度假屋，當屬電影《贖罪》（Atonement）中男女主角在片尾重逢的浪漫白色木屋，那是位於英國東薩塞克斯郡七姐妹斷崖的度假屋，其不僅是著名取景地，也在後續的其他英倫影視作品如《戀愛時光》中頻繁亮相。此外，距離倫敦僅五十分鐘车程的布萊頓海灘旁，也佇立着一排色彩繽紛的「彩虹度假小屋」，充滿濃厚的復古夏日度假感，是知名的遊客打卡點。

這些位於海濱的小房子，外形上有些像花園小屋，有些像哨崗，還有些像木偶戲的帳篷，其中很多在設計上採取屋頂傾斜，並且色彩鮮艷，散發着一種可愛又調皮的氣息，完美契合所謂的「英國性」（Britishness）的特點。與此同時，也隱晦地說明了英國海濱的一個特色——天氣常常糟糕透頂，需要有地方躲避。但最能體現英國特色的，還是它們的商品化，這些海濱小建築曾被捧上神壇，成為英國人痴迷於擁有房產的象徵，就連英國女王也擁有一間海濱小屋，位於距離桑德靈厄姆莊園幾英里的霍爾克姆，她過去常常帶着寵物柯基犬來這裏。據說，這間小屋曾是女王母親最喜歡的度假住所，惟二〇〇三年，小屋在一場疑似縱火案中被燒毀。

海濱小屋

英國人對海濱度假屋的喜愛，要追溯到十八世紀中期，當時沐浴鹹鹹的海水、吹拂清新的海風以及在沙灘上悠閒漫步，被宣傳為緩解城市生活壓力的健康良方。到了攝政時期，海濱度假更為普及，尤其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鐵路的出現，使海濱度假變得更加經濟實惠且交通便利。而海濱度假屋的出現，要歸功於一種名為「沐浴車」的設備，當時女性會在車內換好衣服，然後被推到海裏直接下水，深受人們歡迎。到後來一些沐浴車被拆下輪子，停放在沙灘上，逐漸成了度假屋。另外，隨着一些舊漁村被改造成度假勝地，漁民小屋也被改建成度假屋。

到了維多利亞時代，海濱小鎮開始迅速擴張，當局斥巨資修建海濱步道、花園、露天音樂台、碼頭和劇院，度假小屋也隨之達到鼎盛時期，曾風靡歐洲乃至更遠的地方。這些小小的庇護所從布萊頓海灘一路延伸到墨爾本郊區的同名海灘，比如電影《威尼斯之死》中麗都島上的小屋，以及《于洛先生的假期》中法國沿岸一排排小棚屋等等。從建築學角度講，海灘小屋逐漸成為後現代主義的典型代表，例如意大利著名建築師阿爾多·羅西的作品，他不斷地繪製海濱小屋的草圖，將童年度假的記憶融入劇院和城市街區的設計之中，有時是幻想，有時則是現實，它們為羅西原本理性甚至略顯冷峻的建築增添了一抹夢幻般的超現實主義色彩，讓一切變得生動起來。

在藝術的角度，這種懷舊情懷與

慵懶的海濱夢想的交織，使得海濱小屋在藝術領域中歷久不衰。比如翠西·艾敏的經典作品，是由一間她與藝術家莎拉·盧卡斯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共同購入的藍色度假小屋組成，之後以七點五萬英鎊的價格出售。在二〇〇八年的法蘭克福藝術節上，理查德·威爾遜用迷你高爾夫球場的混凝土板搭建的海濱小屋裝置，巧妙地顛覆了典型的海濱建築類型。二〇一四年，帕布羅·布朗斯坦設計的海濱小屋，則呈現出一種更為怪異的混搭風格：一個帶有山牆和壁柱的堅固基座，卻聳立着一座奇特的圓柱形塔樓。當然，在馬丁·帕爾略帶居高臨下卻又引人注目的作品中，海濱小屋的身影也隨處可見，成為擠滿身體曬得通紅的英國遊客的海灘背景。

事實上，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由於許多海濱度假屋是木頭材質，本身在鹹濕的空氣中難以長久保存，令它們的壽命只有幾年到幾十年，可謂稍縱即逝。然而，它們的價值並不在於建築本身，而在於它的存在感和象徵意義，對於一個沒有太多配套齊全的生活設施的簡易小屋來說，它之所以能代代相傳，足以說明其擁有獨特的文化地位，正是這種無形資產讓海濱小屋如此深入人心。

正如英國文化學者所說，當學界推測最早、最原始的建築可能會是什麼樣子時，他們普遍認為那是一棟位於森林中、有小坡屋頂的木屋，而海濱小屋在社會學上講本質也是如此，不同之處在於它除了是休憩和庇護之所，更是文化傳承的紐帶。

AI時代的旅行



黛西札記
李 夢

遙古先民逐水草遷徙，古代俠客仗劍遠遊遍訪名山大川，古往今來，人們對於離開熟悉日常、探看彼處風景的渴望從未消減。我們每期待在遙遠的地方邂逅陌生的人與風景，並由此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

又是一年暑假，身邊不少朋友已迫不及待計劃假期，有些短途小遊放鬆身心，另一些則不遠萬里，開啟一生僅一次的探秘之行。規劃旅途固然雀躍，但旅行期間的種種疲累與波折，從來不會放過每個企盼自由和遠方的靈魂。酒店和機票預訂直看得眼花繚亂，長途飛機後的時序顛倒不免昏昏欲睡，加上人頭湧湧的景區、酷熱的天氣、不合胃口的食物，還有時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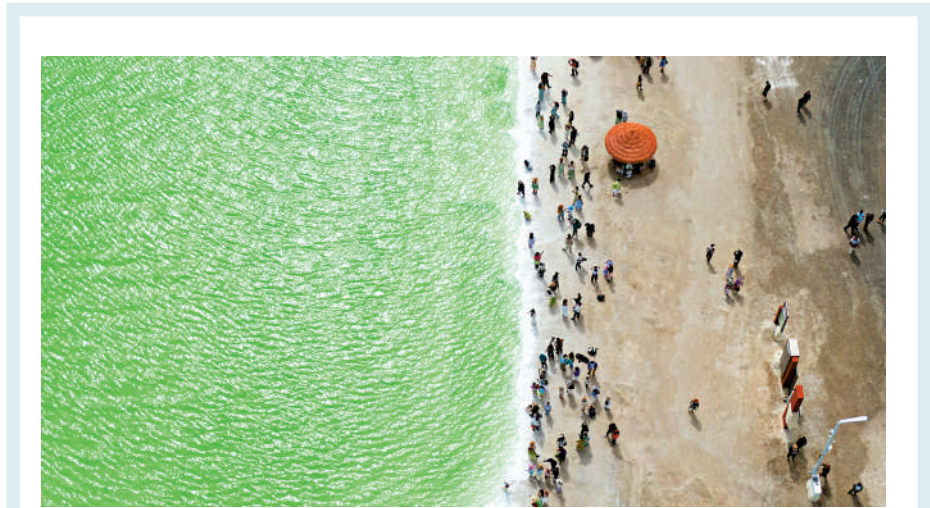
時擦身而過的竊賊扒手……不少遊客興致勃勃啟程卻掃興失望而歸，非得在家中床上大睡三天才能緩過神來。

「宅人」且怕麻煩如我，總會自我安慰：除了「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又何嘗不是另一重別具意義的旅行？不必費心收拾行李、不必呼朋引伴、不必焦急等待晚點的火車或飛機，只需坐在自家起居間舒適無比的沙發上，便能展開一場獨屬於己的旅程。

曾經，足不出戶的旅行，每每依靠閱讀。在書店遇見的名人遊記或名城探知，總是忍不住買回家細閱，跟隨作者的筆跡穿行在陌生遠方的山河與城鎮間，既可以想像與海明威並肩，坐在巴黎小酒館，在昏暗的燈光下聽那些落魄藝術家大談愛情，也可以嚮往與《瓦爾登湖》的作者梭羅比鄰而居，在寧靜湖邊小木屋裏，「把

一切不屬於生活的東西統統剝落」。而如今，「雲遊」的定義再被延展：普通旅人用手機或相機隨時隨地記錄旅途，經各式剪輯工具加工成各具風格的影片上載至社交平台，便能分享給全世界同樣嚮往旅行的人們。我曾透過YouTube博主的短片前往僅四萬人口的加泰羅尼亞小鎮，也曾跟隨小紅書達人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海鮮市場漫步。科技讓原本遙不可及的地方變得觸手可及，也改變了我們遊歷世界的方式。高清的畫面、閒話家常的敘述和沉浸式影音體驗，讓足不出戶的旅程絕不會顯得潦草，反而自有一種「距離產生美」的愜意。

「真正的發現之旅，不在於尋覓新的風景，而在於擁有新的目光。」大文豪普魯斯特的名句，依然可用來佐證AI時代「雲遊」的意義。心懷山海，縱使身居窄室，亦可隨時啟程。



市井萬象

夏日時節，位於青海柴達木盆地的察爾汗鹽湖，風光獨具特色，如夢如幻。

新華社